

高東溪集附詞



書局中國書局
中文圖書



高 東 溪 集
附 詞

J
17.8
1968

高 登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 溪 東 高
詞 附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宋

撰 者 高

登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陳敬衡)

益

高東溪集目錄

卷之上

上淵聖皇帝書

第二書

第三書

第四書

第五書

上皇帝書

紹興八年

時議六篇序

蔽主上

蔽主下

蠹國上

蠹國下

害民上

害民下

上乞納官贖罪歸葬親書

卷之下

上當道遠小人書

上當道選幕客書

謝賀州張守啓

謝李察院劄

忠辯

窮論

象州賢樂堂記

東館廟記

春秋桓公不書王

三賢守不貢獻

封禪

堯不去四凶

史記湯祝網

史記敘教熊羆貔驅虎以戰爭

載馘字說

命諸子名字

言箴

容州索告敕

郭筒銘

祖雲翼思誠齋銘

慎獨齋銘

李生希顏齋銘

朱黃雙硯

遺諸子硯

行硯

紹興甲子得鄭公介夫硯銘

埋銘

附錄衣帶銘

東坡像贊

洗仁傑爲祖雲翼寫真贊

鄒正言像贊

自寫真贊二首

方竹杖

偕學子游都嶠

思歸

自歎

留別

陳少陽贈官

還山招陳希韓

冒寒行風雨有感

杜門

夢游故山

七夕

送元太

辭餽金

五夜道中

九日

除日憶扶持振拂

小源欲歸

言懷

水漲謝邑宰送米

乞米

覓蠹椽

臨別示子姓

歸途歎

病中雜興

共八首

阮郎歸

過武仙縣謁許寧
不遇作此寄之

多麗

慕山溪容州病起作

行香子

漁家傲紹興甲子潮州考官作

好事近一名釣船和錢別

前調和紀別

浪淘沙一名賣花聲○王宰母生日寓居道州勉其來富川

好事近黃義卿畫帶霜竹

西江月一名白蘋香

南歌子一名南柯子

好事近

附錄

奏乞褒錄高東溪忠義狀

建立高東溪先生祠記

高東溪先生言行錄

林序

東溪高氏。奮自南服。值宋中造。狄金難作。國如累卵。始以太學生上書言國事。觸忌諱。冒斧鉞。頻頻懇懇。不休。忠肝義膽。已畢露於未仕之先矣。既任職居官。時時與長上爭可否。不爲苟從。典學慮囚。賑荒。所在流惠澤。民攀轅願留。不可得。豈苟食人祿者哉。六篇時議。簡在帝心。一忤權臣。遂沈卑仕。始以不祀秦父。受摺撫。中以羞見權臣。被搏執。卒以譏詛失官。蓋在南宋始終以秦檜壞事。東溪始終與秦檜爲讎敵。雖屢經摧折。顛沛流離。曾不肯強顏於秦。以安其身。志士仁人。忠在家國。恨不能斷賊臣頭。以甘心。曾一身利害之恤耶。舜陟取媚太師。覬躋通顯。迄災弗逮人。而自及。天道昭昭。庸非永鑒。夫子忠義。出諸肺腑。殆不以隱顯死生易志慮。君子曰。無所爲而爲善。觀其謫居授徒。家事一不介意。拳拳焉惟國之恤。臨卒所言。猶不忘天下。其生平槩可知矣。所著有東溪集行世。余讀其傳。見其爲人心。竊慕焉。往得其集於甌都。思刻之其鄉。以語漳節推黃子以方。曰。我責也。取歸刻之。以方得失不動心。在官必行其志。如其人。斯集之刻。詎偶然也歟哉。自夫子沒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漳守何萬上之朝。復其官。後五十年。文公奏贈其官。今三百年後。節推又刻其遺文。古之君子。偃蹇於一時。迄伸於百世。槩若是。孰謂善不可爲哉。孰謂善不可爲哉。嘉靖丙戌孟冬朔日。病夫茂貞林希元書。

黃序

余官於漳。嘗閱漳志。見漳之先輩。作於兩溪者。有二氏焉。其一爲陳氏安卿。以道學作於漳溪之北。蓋龍邑人也。其一爲高氏彥先。以節介作於漳溪之東。蓋浦邑人也。嗚呼。漳之爲郡。入職方千餘年於此矣。然自宋以前。尚不齒於上國。入宋而二氏作於兩溪。而漳遂聞於天下。然則漳雖巨郡。可無兩溪也哉。兩溪之上。可無二氏也哉。雖然。北溪以道學顯者。以有考亭爲之造就也。東溪以忠義著者。以有考亭爲之表章也。北溪生與朱子同時。故朱子出守漳日。遂與北溪講明道學之要。而北溪因得有所成就。要其終身造詣。雖未必與黃勉齋諸公埒。而考亭之學。有以大明於海濱者。實惟北溪是賴焉。東溪則生於朱子之先。朱子之在漳也。嘉其孤介之行。乃爲之請於朝。乃爲之記於祠。嗚呼。東溪之節。前此尙闕闕也。逮朱子表章之。而其節益光。始信於天下後世的。然而無疑矣。嗟夫。漳之爲郡。有七邑焉。七邑人士。吾不知其幾千萬也。其閒豈無忠信之士。挺出之才。天資可以入道。節義可以勵俗者哉。特自考亭以後。此學不講。而世之人士。往往從事俗學。以趨富貴。奔逐時好。以取功名。不得師友。爲之依歸。而泯泯無成者。殆有莫知紀極焉者矣。奚啻漳士爲然者哉。使繼朱子而牧茲土者。皆此心此學。安知漳之人士。有不道北溪介東溪而興起者乎。又安知其不由兩溪。而考亭。而濂洛。將有進於是焉者乎。毋亦在上者。有以作之而已。愚故於剡東溪之集。不獨爲漳人望。亦以爲吾守令者勗也。嘉靖五年丙戌菊月望日。以方黃直序。

宋史本傳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閒。爲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奪种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卽位。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彥無辜。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曰。陛下自東宮卽位。意必能爲民興除大利害。踐祚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翹足以待事息。而覩惟新之政。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飲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太上皇久處邦彥等於政府。紀綱紊亂。民心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大禍。倉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乃偃然自恣。朋比爲奸。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爲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再上書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繫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於是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爲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訓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弁聞其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執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

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銷？滿秩，士民勾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於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感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於學，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賑濟，復爲糜於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譏己，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留與修徽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爾，遂行。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誠不至爾。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爲其所屈。登至，頗革面，登喜其遷善，補處學職。他日琥有請屬，登謝卻之，琥怒，謀中以危法，會有愬琥侵貸學錢者，登呼至，面愬琥，聲氣俱厲，叱下白郡及諸司，置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於此，盍建祠祀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撫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劫檜祠而自爲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舜陟遣健卒捕登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閱之，故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於大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爲也。登曰：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權臣，旣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送靜江獄，登歸葬其母。

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廣漕鄭鬲趙不棄辟攝歸善令。遂差考試。摘經史中要語。命題策閩浙水災所致之由。郡守季仲文卽馳以達檜。檜聞震怒。坐以前事。承旨編管容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卽投大作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然。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敕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爲泣下。奮劍叱巡檢曰。省符在我手中。無他語也。汝欲何爲。吾當以死捍之。鬲不棄亦坐鑄一官。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失則鬱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漳言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熹爲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閒。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於前。其學以慎獨爲本。所著家論忠辯等篇。有東溪集行世。

高東溪集卷之上

宋 高 登撰

上淵聖皇帝書

二月十六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慧愚不識忌諱。以一布衣之賤。論宰相非才。敢與策命大臣爭曲直。臣罪當萬死。然臣所以奮不顧死爲陛下言者。正以宗社存亡在茲。一舉從臣保祿位。不肯爲陛下言。諫官畏權勢。不敢爲陛下言。士庶冤憤。望闕呼號。又從而誣之。以爲起變亂之禍。是陛下聰明已爲奸邪所蔽。陛下謂能去小人。臣知小人日進而得志。陛下謂能用君子。臣知君子日退而遁身。陛下謂能修法度。臣知政事日以委靡。陛下謂能安黎庶。臣知百姓日以怨嗟。臣知中國之土地日以侵削。臣知四夷之桀猾日以盛強。臣知祖宗數百年之基業。必傾覆於陛下之手。臣不勝痛哭。臣不勝痛哭。今在位食祿者。旣皆不爲陛下扶顛持危。而臣欲以區區一簣。障江河之流。可謂不自量已。但臣念蒙被教養十年於茲。儻亦隨逐羣隊。緘默而去。是臣重負陛下。臣實不敢愛死。臣於今月十二日。伏覩黃榜。揭示樞密使吳敏劄子。洗雪前宰相李邦彥無辜事。再欲優加恩禮。以起邦彥。臣見道路之人。往來閒有竊笑者。有歎息者。有揮涕者。無不飲恨而去。已而次日。復聞以吳敏爲少師。張邦昌以前宰相。出使不問有識無識。萬口一辭。咸曰。又如是。竊惟陛下自東宮卽皇帝位。天下之人。本以堯舜望陛下。意陛下必舉十六相去四凶。如堯舜。所以爲民興除大利害者。無何踐祚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議。

人人翹首拭目以待事息。而觀維新之政。大旱望霓。莫此爲急。奈何陛下首納敏黨與之言。且以播告中外。意在復用邦彥。而又以敏邦昌爲相。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夫邦彥等奸邪閭閻細人能言之。臣不復縷陳。冒瀆天聽。祇以太上皇處之政府。如是其久。坐視天下安危。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引小人而加膝。擠君子於深淵。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昨日之禍。上皇引咎歸己。遜位陛下。蒼黃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且偃然自恣。尙欲朋比爲奸。蒙蔽天日。傳曰。觀近臣以其所主。以敏之力主邦彥。則敏亦一邦彥耳。使敏而有識。知邦彥之奸邪。是敏欺陛下。是敏之大不忠。其罪又非邦彥比。敏自策命任事以後。不能有所建明。人猶以守正之士期之。今而如此。則敏之平日一旦墮地。然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不惟歸罪於敏。且以陛下爲不明之君。臣故恐大失天下之望。人心自此離矣。陛下若以敏有策立之功。寵之上相。是陛下報一己之私恩。而不以宗廟社稷爲念也。陛下胡不虛相位以待賢者之來。如徐處仁。唐恪。馮澥。黃琮。黃次山。祖秀。實等。大可以處之政府。小可以列之諫垣。凡今侍從左右之臣。亦皆知此數人才德。然不肯爲陛下引用者。恐其獲用。不利於己耳。陛下能聽臣言。乞賜俯詢侍從。彼雖嫉之如仇。然亦不敢厚誣。以爲全無能也。詢黃琮。則於曾歷福建任者。不然。則凡福建人皆知之。詢馮澥。則於曾歷四川任者。不然。則凡四川人皆知之。黃次山。祖秀。實。則賢關素所推服。不患不知。徐處仁。唐恪。固已見其設施矣。臣意陛下在東宮時。亦嘗與識者評裁當世人物。甲可乙否。素已若白黑於胷中。若此數人。固當不次擢用。前之數輩。宜陛下平昔之所切齒者。今

反顛倒如是。蓋當正始之際。何乃遽爲奸人昏惑。一至於此。是耶。臣前日見陛下追贈司馬光。范仲淹。張商英。以三公之爵。私竊自喜。謂於往昔者。猶爾欣慕。況來今乎。然自今觀之。則知陛下雖得光等。亦不能用也。夫以一李綱在陛下左右。陛下諳悉其忠誠。尙不能篤意委任。而況疏遠之人。一爲奸人沮毀。陛下其肯信之哉。邦彥。邦昌等。陛下付以鈞衡。使之升黜人才。則他日援引而進者。亦皆此徒也。列於庶位。果能得俊乂而用之乎。臣聞賢而有識者。皆以宗社之存亡。卜於陛下之置相。今置相止於邦彥。邦昌。敏等。則是存亡已判矣。此臣所以激切而奔告於陛下也。臣又聞金人攻圍都城之日。羣奸力沮師道。李綱之謀。割二祖陵寢之地以啖之。國人聞者。無不垂涕。旣而相謂曰。廣地不若廣德。強兵不若強民。以吾君之仁聖。銳意治道。必能任用君子。黜退小人。修舉政事。撫綏黎庶。雖無三關。猶可治也。異日百蠻向風。四夷效順。復中國之境土。殆有可期。奈何事息之後。小人之勢愈爛爛。而君子之道冷猶灰燼。觀望陛下之意。惟取一二法度而更張之。不能度時之宜。適以遺害天下。雖日務行姑息之政。臣恐弗孚於民。而民不之懷也。政恐宗社之不復。福在於夷狄。而不在於陛下。善乎蘇子之言曰。用君子如植嘉木。封培之甚難。而去之甚易。用小人如長惡草。不種自生。去之復蕃。以言君子之易見疏遠。小人之易見信任也。昔漢元帝承宣帝之後。好賢不堅。惡惡不著。知蕭望之。周堪。張猛之爲賢。任之且貳。而弗專。知弘。恭。石。顯之爲惡。去之且疑。而弗決。卒焉小人道長。而高祖之業。自此以衰。夫元帝承宣帝之後。猶爾。況陛下承此衰弊之餘。必欲振起中興之業。不能拔擢四方之君子。不能斥逐在朝之小人。日爲此輩昏惑。臣恐宗社傾覆。而陛

下猶不知也。臣於彼時雖欲爲陛下言，已無及矣。臣老母年六十餘，別無兄弟侍養，而臣又不沾陛下。一命之寵，偷活歸耕，於勢當然，而乃不避斧鉞，願效愚忠者。今日之事，存亡所係，萬一陛下肯聽臣言，則我祖宗基業，可以永保無窮，而臣雖殺身破家，固已無恨已。臣素不喜文章，詞不足以明意，臣自知慙愚，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流涕待罪之至。臣百拜。

第二書

二月二十二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於今月十六日，曾詣登聞檢院，上書論列宰相奸邪等，未蒙睿斷，特賜施行。豈陛下以臣言出於一布衣而忽之乎？臣雖一布衣之微賤，而臣言係宗社之存亡，陛下未可忽也。臣審民情，撫士論，稽往古，驗當今，質諸天地鬼神，而斷以臣之誠心，非臣一人之私言也。願陛下少畱意，臣實不敢愛死，重爲陛下言之。竊見李邦彥、張邦昌事太上皇，不能有所糾拂，竊祿周身，懷奸誤國，陷陛下於有過，致夷狄肆猾夏之師。陛下不賜誅戮，已失邦刑，然猶惓惓於邦彥，聽納吳敏黨與之言，播告四方，將示復用，蓋爲公議不容。至今未得以伸其私也。若敏者，有何功能，而偃然處宰相之任？陛下得非私於敏乎？陛下必謂有功若干，有能若干，臣請哀而計之，推忠以定大策，不戰而屈人兵。茲二者，意陛下以爲敏功，敏亦以爲己功，詞章足以藻太平，知明足以燭臧否。茲二者，意陛下以爲敏能，敏亦以爲己能，故陛下取此以重敏，敏亦挾此以欺陛下。獨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竊惟陛下積德東宮十有餘年，人心屬望，天意攸歸，上皇倦於萬幾，斷自獨智，舉神器之重，付於陛下。吳敏何

功之有使敏而果預茲議。是亦人臣常事。安得認以爲功。自古特策立之功。以貽國禍者。不可勝數。必欲
監於不遠。卽蔡京是已。以定策功臣。註誤上皇。以致今日。陛下猶不戒覆車之轍乎。陛下若謂敏推忠以
定大策。而以之爲相。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屬者金人入寇。犯我都城。陛下移敏樞密。意望吐奇畫
策。掃殄羌戎。而敏乃惕惕驚惶。救死不暇。阿附邦彥。李稅等議。以講和賂以民庶之金帛。啖以祖宗之土
地。幸目下之少休。忽後時之巨禍。萬一秋冬閒。夷狄再來。將何以禦之。國中尙有如許金帛乎。河北尙有
如許土地乎。陛下以爲敏功。臣竊以爲禍。如王黼獲二府之地。禍猶及身。敏等輸三關於虜人。異時能免
乎。陛下若謂敏不戰而屈人兵。而以之爲相。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昔唐武后問宰相於狄仁傑。當
時如李嶠蘇味道。仁傑猶以爲文士齷齪。不可用。敏區區從事鉛槧之末。若朝廷乏材。必不得已。則一中
書舍人。在敏已爲常。陛下若謂敏詞章足以藻太平。而以之爲相。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昔史籀自
謂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且死。無以成禮。敏知李綱之忠正。而方以高歡邦彥之奸邪。而力爲之助。
士庶伏闕上書。又誣以爲起變亂之禍。敏若知不應欺君如此。陛下若謂敏知明足以燭臧否。而以之爲
相。臣與天下之人。知其不可也。臣日夜思之。陛下之明聖。豈不能灼見此事。乃爾注意於敏。臣知陛下非
謂敏有此功能。特以策立一事。故不忘之耳。且陛下之於敏。敏之於邦彥。各以私意。相爲朋黨。臣知非宗
社之福。臣聞敏本蔡京門人。因京而進。及邦彥用事。凡出京門。擯斥殆盡。惟敏獨留不黜。故敏德邦彥。而
有今日之報。敏以一己之私恩。助邦彥。陛下亦以一己之私恩。任敏。朝廷之上。君相之閒。朋黨之風一行。

君子何所容其身。直方何所伸其喙。億兆何所訴其冤。臣恐不日而底於危亡也。古人有言。存亡係所任。願陛下毋以臣言一布衣而忽之。仍乞檢登前所上書一併施行。宗廟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實不敢愛死。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第三書

三月初一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聞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臣坐蠹國家廩儲。十有餘年於此矣。義效死以報陛下。臣於二月十六日。曾詣登聞檢院。上書論列李邦彥張邦昌吳敏奸邪等事。待罪旬日。不蒙賜報。又於二十二日。上書獨論敏不可爲相事。書至再上。繼亦無報。臣竊疑之。果陛下之聖明耶。卽宜奪敏權要。若陛下之昏庸也。亦當賜臣誅戮。且敏之用與不用。臣言之聽與不聽。陛下之明聖與昏庸。宗社之存亡。實係於此。臣所以曉夕皇皇。不敢愛死。再竭愚忠。而卜於陛下也。臣請極言之。商太甲之始卽位也。不明於德。賴一伊尹而卒能中興。唐明皇之始卽位也。勵精求治。相一林甫而終致禍亂。今陛下始卽寶位。有太甲之不明。而朝無阿衡。昧明皇之有初。而遽相林甫。臣不勝爲宗廟社稷痛哭。人常以古爲鑑。而陛下不能以今爲鑑。則其不明莫甚也。臣所以懇切爲陛下言。民心復離之說者。前此太上皇朝。此曹皆列侍從。不能有所糾拂。逢君之惡。結怨天下。故陸贄特匹夫耳。奮臂一呼。從者萬數。閭閻細民。有尊之爲方佛者。有尊之爲方聖人者。則其民心之離。可知矣。然是時民心雖離。且不至於敗亡者。民猶有所屬望耳。又比金人入寇。直逼都城。居民惶懼。欲就死無所。凡在位食祿者。輒先衆

人而遁。則其民心之離。又可知矣。然是時民心雖離。亦不至於敗亡者。民猶有所屬望耳。蓋爲陛下在東宮十有餘年。民心之所屬望者久矣。意陛下龍飛克鬻大澤。舉天下一洗而新之。以慰雲霓之急。奈何陛下不以前日禍亂爲鑑。而乃以民心之所痛忿者。列於上位。雖日務行姑息之政。臣恐人心不屬。自此復離矣。且昔者離心。猶有屬望。今既失所素望矣。一旦中原有變。如六賊之奮臂者。夷狄犯邊。如金人之深入者。陛下獨能守此祖宗宗廟社稷否。此曹計亦先衆人而遁也。陛下何至拂億兆黎庶之公願。循一二大臣之私恩。不以宗廟社稷爲念也。陛下雖無太甲之欲敗度。縱敗禮。而賢否莫辨。治亂不明。其不公有甚焉。今日之事。不可少緩。伏願陛下早回聖志。卽罷敏邦昌爲相。兼斥逐趙野李稅王孝迪王時雍之徒。凡在上皇朝久居侍從。而無所遷黜者。皆不忠之臣也。仍乞速召徐處仁到。以上相之位待之。處仁天下謂之小張宮所爲。卽商菜也。臣前書乞召唐恪馮澥黃琮黃次山祖秀實。今亦望加大用。且以播告四方。一新斯民之耳目。然後內修政事。外懷夷狄。可以大有爲於天下矣。不然。則兵革方興。敗亡無日。臣亦不知其爲死所矣。陛下必以臣爲狂妄。觸犯君上。凌勳大臣。賜臣斬首於市。猶愈死於亂兵之手。臣不勝激切俯伏流涕待罪之至。臣登百拜。

第四書

三月二十二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先於二月十六日。嘗詣登聞檢院。論列李邦彥張邦昌吳敏不可爲相事。乞逐趙野李稅王孝迪王時雍之徒。拔擢徐處仁等。旣而書之上七日。

不蒙睿斷施行。臣恐陛下復爲奸邪欺蔽。曉夜皇皇。寢食都廢。遂於二十二日再詣檢院。獨論吳敏庸邪事。伏乞與趙野等例行竄黜。兼速召處仁以下六人。旣而書之上九日。又不蒙睿斷施行。臣於是時五內傷割。幾欲自斃。誓以微軀。力回聖志。故三月一日。臣所上書。詞語鯁訐。臣自分罪當萬死。而陛下察臣知區區之誠。不能自達。坐蠹太倉。臣實愧恥。方圖南下之計。遽聞邦彥邦昌各與遠郡。而稅野孝迪繼斥出之。處仁正台司。恪列政府。解職諫諍。臣之所言。偶符十八。臣不勝自喜自慰。然臣猶疑陛下未可謂能不貳不疑者。所可棄二人。而陛下不忍棄。所可用三人。而陛下不肯用。吳敏庸邪。尙居宰輔。時雍奸佞。猶尹開封。黃琮方正。倅於小郡。次山剛介。錄事學宮。秀實學行優純。得一博士。而猶罷去。謂陛下謹惜名器。耶何敏時雍可惜而不惜也。謂陛下任用賢才。耶何琮次山秀實可用而不用也。臣疑餘風未殄。尙有蔽賢援黨之人。而陛下不知也。陛下意敏等雖不卽罷。未害於事。琮等雖不卽用。未益於事。臣甚以爲不然。陛下知士民危疑之論乎。他時害事。未必不由此曹。而出力以當此事者。未必不賴琮輩。願蚤圖之。毋貽後悔也。臣謂士民紛紛危疑之論者。臣於今月十九日。剽聞行道之人相謂曰。官家欲啓宣德門。迎皇太后。共聽政事。臣時聞之。笑與同行者語。謂自堯舜三代以上。至漢晉隋唐而下。閱古無之。豈我祖宗積彙數百年。而一旦生此亂亡之事哉。臣堅不肯聽。而衆心猶疑未解。越翼日。偶得職方員外郎龔端劄子。臣始驚愕。讀未終篇。而魂魄幾去體矣。噫。此事果有之耶。抑有妄傳以陷學校者耶。臣意必無此也。若果有之。是安得此也。其出於陛下之意耶。將奸人造端以致亂耶。出於陛下之意。是陛下不曾讀古書。不曾求古

道。不知所謂宗廟。不知所謂社稷。不知所謂天下生靈。而輕舉妄動也。舉朝之臣皆有罪。若出於太后之意。則是上皇之意也。臣不復言矣。臣不復言。天下之人亦不復言。其事乃非今日之比。且如前日之事。雖甚愚者。亦知其必亡。賴陛下積德東宮。人心屬望。逮其起而當陽也。夷狄懷而退兵。內外委心而聽治。室家相慶。不啻若再生之幸。今而上皇猶有此意。臣恐天下之人羣起而爲亂矣。且前日罷一李綱。京師之民。尙猶怨憤。不期而會者。十餘萬人。差之頃刻。則相與爲亂。況陛下仁聖。民心歸之。猶父母。然豈有奪人父母。而其子不致力乎。料陛下無此意。太后亦無此意也。上皇痛自懲艾。方且與道爲徒。又未必有此意也。是必奸人爲之也。陛下知前朝奸臣有存者乎。若猶有之。是當斷不斷也。況使之上皇左右。猶甚不可。此臣之所以重爲陛下寒心。不識陛下與一二大臣何以處之哉。此事大要當審處。然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萬無此等亂亡之事。但太上皇車駕還宮之日。時有掣肘焉。陛下仁孝。大臣觀望。則當如之何。又不可不深慮也。臣聞天子之孝。與匹夫異。匹夫之孝。獨務全恩。天子之孝。當先顧義。故匹夫之孝。只施於其親。而天子之孝。心存乎天下。今有匹夫。自託於閭里。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承顏順志。不敢以絲毫拂其意。世俗之所謂孝子。若使天子爲之。則其亡天下也必矣。何哉。臣前所謂掣肘者是也。祖宗以宗廟社稷之重。而付子孫。子孫當以保宗廟社稷爲孝。未聞屑屑然以小恩爲孝也。知太上皇倦萬幾。以宗廟社稷付託於陛下。陛下亦當以保上皇所託之宗廟社稷爲孝。若乃太上皇還宮之日。所言而陛下然之。所行而陛下善之。承顏順志。一惟旨意是從。臣知掣肘之事。百端紛起。宗廟社稷。必不能保矣。傳曰。父有爭

子則身不陷於不義。陛下不當靡靡順從。而又陷上皇於不義也。雖然。此事斷在陛下。而贊相陛下者。又在宰相諫官耳。借使上皇欲爲某事。陛下雖欲從之。宰相固執而不可行。諫官力爭而不可奪。此上皇之責。止歸臣子。故陛下父子無疑間。而在朝之臣不詭隨。宗廟社稷可長保矣。借使上皇欲爲某事。陛下雖欲不從。宰相相持兩端。諫臣操二說。此上皇之責。必歸陛下。故陛下父子終不睦。而在朝之臣懷異意。蓋有不可勝言者。臣不知今宰相能然乎。今諫官能然乎。陛下知某能然。某能然。則事無足慮矣。若猶未歎。乞以臣諷之。則宗社之計得矣。昨道路之說一行。龔端之書一出。士民之心。不勝冤恨。皆道願效死於闕前。以爭今日之事。嗚呼。戒之謹之。毋輕舉妄動也。或者又曰。陛下天資仁孝。昨日之事。乃謙遜也。此亦唐肅宗故事。臣切以爲不然。肅宗之事。與陛下迥異耳。肅宗治兵靈武。自立爲帝。今陛下親受詔旨。代卽寶位。天意人心。允歸陛下。又何遜之云乎。萬一陛下果有此意。而上皇太后未能息心。臣恐禍稔蕭牆。奸生轉輾。殆非宗社之福也。臣愚伏願陛下乾剛早決。無所牽制。以天下生靈爲心。臣不勝幸甚。臣以布衣言及此事。臣罪當萬死。臣無任泣涕以待斧鉞之至。不宜。臣登百拜。

第五書

五月十一日。漳州進士高登。謹昧死百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自今年二月以來。數抗封章。痛切爲陛下陳存亡大計。臣慙愚無所隱避。忤陛下多矣。賴陛下天地涵容。不忍遽賜誅戮。臣當守分緘默。務全要領。今乃不自遁戢。復以謦言。干冒天威。臣知陛下必不怒臣言。而臣亦不敢逃死。臣觀今日之勢。審如賈誼

所謂積薪火已及燃矣。故臣復願焦體膚。燕毛髮。持杯水以進焉。臣知陛下必不怒臣言者。臣以陛下不能受盡言故也。臣以前日批答二臣所奏。因見臣等前後檢投陳奏。費簡札。役心神。適以自苦耳。陛下豈能虛心聽用之乎。臣側聞前日宰相所獻諫官所論陛下批答。有曰朕志素定。有曰朕志所不好。此陛下惡人議己。而自爲遂非文過之詞。若陛下果謹所短。而不使臣言之。臣恐毀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二三年復生一秦也。人嘗苦不自知。陛下當反求於己。己無名狀可指。彼何苦而投我以所惡哉。若己有之。則亦安能欺人以自賢也。借曰都無名狀可指。而臣下過慮。預爲防閑。在陛下亦不當曰朕能如是。朕能如是。陛下自以爲能。左右諫官。雖無說可也。自古聖帝明王。不以無過爲能。而以改過爲美。陸贄論之詳矣。試一取而觀之。始知陛下有亡秦之漸也。陛下不可不戒。且自三代而下。至治之君。莫如太宗者。太宗以上聖之資。處太平無事之日。蓋一椽屋。而鄭公魏徵諫曰不可。略望昭陵。而鄭公魏徵諫曰不可。常惴惴然。若負千百過惡。而一聞魏徵所奏。無間虛實。是非輒受之無疑也。但曰非卿。朕不聞此言而已。曷嘗辨明以爲固能如是哉。若太宗直所謂固能如是者。尙不敢自以爲能。況未至於太宗者乎。臣願陛下常効太宗之從諫。而責之朝臣如魏徵之納忠。不然。則臣前以亡秦爲喻。殆非過論也。臣竊知今之諫官。曾以火已及燃之說告陛下否。若未嘗以是告陛下。是陛下有以致之。使彼不敢告也。厥今天下之勢。姑曰火已及燃矣。過此而不救。則不惟積薪之比。直猶鍊鴻毛於鑪炭之上。果何所有哉。臣非敢爲危言動陛下。理勢昭然。顧人不察耳。臣日夜之竊料大計。其策有十。得之則存。失之則亡。雖太公料齊。周公料魯。無以

易此。臣欲條而上之。預知陛下不從。徒譏譎無益也。且天下大事。莫大於置相。臣前後四次上書。論吳敏不可爲相事。陛下益信任之。不移如山。臣又何多言爲。乞陛下先罷吳敏爲相。臣當繼有所陳。陛下若以爲書生高談。臣已無愧於心矣。亦無負國家十年教養矣。願陛下以社稷生靈爲念。毋忽。臣無任俯伏流涕之至。不宣。臣登百拜。

上皇帝書

紹興八年

臣聞富家祖宗辛勤積業。衣護一絲。食惜一粒。以致家道之肥。而遺其子孫。子孫生則見田疇之富。牛羊之畜。金帛之多。第宅之雄。故用度隨以奢大。歲時享祀。男女婚嫁。賓客宴會。鄉閭饋遺。各有其儀。不可得而約也。不如是。不足以稱所有故也。無何禍倚之。而衰乘之。成於百年。壞於一朝。向之田疇。鬻之無幾矣。向之牛羊。散之無幾矣。向之金帛。費之無幾矣。向之第宅。破敝頽倒。可以支吾。又無幾矣。水火盜賊。追逐遷徙。靡遑寧居。比向之富貴安逸。固相萬萬。而享祀婚嫁宴會饋遺。其儀尙存。雖竭力營辦。務爲可觀。臣知家道索矣。嗚呼。賢子若孫。爲起家計。則如之何。當念祖宗積業之勤。而壞之如此其易。視今所入與向孰多。視今患難與向之無事。一切削去常儀。羸糲是甘。櫛沐爲勞。夫課奴耕。婦勤婢織。閔閔焉望其成。聚始有。則曰苟合。少有。則曰苟完。富有。則曰苟美。田疇旋復。懇關牛羊。旋復字育。金帛旋復。蓄藏第宅。旋復修。其能復祖先之業。而興其家。無他。懲所損。而勉所益耳。恭惟藝祖太宗致王業之艱難。如富家積業。以遺子孫。列聖紹服。治享隆平。禮文備舉。如富家子孫。見榮盛而處安逸。用度稱之。曾未爲過。宣平之末。

禍生強虜。邀我兩宮。驅我人民。拒我土地。如富家衰替。田宅財蓄。所存無幾。賢子若孫。爲起家計。允屬陛下。伏自陛下卽位以來。視時之宜。以因以革。雖隨事裁損。然政事之大。宜罷行者。相臣於今。幾中易矣。類多持苟且之心。行姑息之政。噫。使人懲晁氏之危。孰與安劉氏哉。主威不振。國命並微。因循委靡。日復一日。臣恐中興之期。尙勞宸慮。正如家道衰替。一或有所減約。則恐家人臧獲。不厭所欲。而生怨歎之心。如此欲爲起家計。亦難矣。而謀議之臣。未嘗一言及之者。日以用兵拓地爲請。臣謂非愚卽誣。臣願陛下廣地不如廣德。強兵不如強民。姑置敵人於度外。屯田於境內。以待之一意。吾家之事。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太王之治岐。越王之棲會稽。儉德避難。而政事之閒。繁冗無益者。痛務裁損。如起家之賢子孫。夙夜勤勞。省費儉用。待其富有。然後祖先之田租財畜。可以旋復。況今東南盜賊。以次衰息。年穀稍登。黎民復業。不於此時建中興之基。勳未易集。時不再來。臣竊爲陛下惜之。比其倉卒。外攻內訌。則無及矣。臣愚不揆。謹探政治之大。方今最急者。著時議六篇并序。繕寫成冊。伏候宣取。而以書說焉。

時議六篇序

臣聞不樂因循。而憚改作。然後可與有爲。不喜輒熟。而忌切直。然後可與盡忠。故古人之事君也。量而後入。仰惟陛下鼎新庶政。謙受讜言。宵旰皇皇。惟恐宿弊之未盡除。而下情之未上達。此微臣得以竭其愚。而不知其他也。臣觀政治之大。方今最急者。不過曰賢才未用。國計未足。兆庶未寧。賢才未用。有蔽主者焉。二府容具位之臣。盈廷多罔上之議。是也。作蔽主上下篇。國計未足。有蠹國者焉。太倉耗冗食之兵。良

田瞻游手之民是也。作蠹國上下篇。兆庶未寧。有害民者焉。宄官起貪殘之念。募役長戕賊之姦。是也。作害民上下篇。論蔽主期以寤主。論蠹國期以益國。論害民期以安民。惟陛下不以人廢言。非獨臣之幸。實社稷天下之幸也。

蔽主上

何謂二府容具位之臣。蓋天下安危治亂。係此二三君子。朝夕所以議大政事。大兵戎。豈可使之庸碌。備數其閒。宰相避形迹。而甘與並列。諫官畏權勢。而不敢抗論。則是陛下之聰明。壅蔽甚矣。惟天下之人。以爲不可。而臣爲陛下言其不可。昔唐憲宗嘗以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能爲太子賓客。以給事李藩。忠直擢藩代之。又嘗以李吉甫。李絳。素爭論。而權得與居中。無所可否。罷守本官。噫。中興唐室者。憲宗也。陛下欲振中興之業。獨不效明主之英斷乎。且以前日叛卒一事言之。首謀者宰相也。參政樞密不與也。參政參大政事者也。況樞密本兵柄之地。若不預議。是具位也。若預議焉。是敗事也。若預議而議不合。則當固執而不可詭隨。不然。有去位而已。二者無一而可。則臣之言。陛下亦可少悟矣。

蔽主下

何謂盈廷多罔上之議。仰惟陛下深居九重。何由盡知天下之賢才而用之。不過聽左右大臣薦舉耳。或以職事。或以學問。或以材能。或以言辨。各挾所能以媒進。阿諛輒熟。相習成風。類能搢摭細故。徒務塞責。皆罔上者也。養交植黨。一綴從班。則其心懈矣。陛下視艱難以來。所擢用凡幾人。經綸之業。素定於胸中。

奮然以身任天下之責。終始了夫事者誰乎。昔諸葛亮高臥草廬。而三國之勢。已在其掌。及先主躬三顧之勤。徐起而爲之。夫豈出於嘗試。而僥倖其或成也。光武起南陽。所以興漢祚。迄於成功。始終周旋者。二十八人也。夫豈乍用乍毀。乍詆乍譽。如兒戲者哉。蓋古之人臣。必自量其可以任事。而後進。人主必灼知其可以成功。而後用。書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臣願陛下用人之際。勿聽其罔上之談。塞責之論。必曰強虜可滅乎。何時而可滅也。故地可復乎。何時而可復也。北征之駕。何時而當還。東巡之馭。何時而卽安。治道何若爲急。何若爲緩。元元望治。何時而迄小康。覈其可以底績之言。而責之必成之效。庶幾眞賢。能不孤陛下委任。而中興之業。日月可冀矣。

蠹國上

何謂太倉耗穴食之兵。方今財用不足。實緣養兵耗費浩大。然西北之兵。備邊禦敵。不憚飛輓之勞。而東南列郡。穴食無益。歲衣月糧。飽煖妻孥。非惟不能爲國家柝一賊。執一俘。而乘時生變。適以爲暴。其用命殺敵者。非王師卽良兵也。大槩列郡養兵。專爲迎新送故而已。今日迎某官若干人。明日送某官若干人。借幾月。遇大需。則與徐放。臣頃在廣右。見一偏郡守臣。送迎之卒。借請頗多。是時米價踴貴。計其所入。計其所費。及八千緡。嗚呼。此中民幾家之賦耶。夫以一偏郡守臣。送迎之費。不貲如此。議臣但言財用不足。巧爲色目。重斂於民。而不知蠹費國用。盍推其本而救之乎。臣願陛下參考古今。裁立軍政。西北之兵。行趙充國屯田之策。東南之兵。行唐府兵之制。此富國強兵之事。今日尤不可緩者也。

蠹國下

何謂良田贍游手之民。夫佛法流入中國以來。爲害之日久矣。風俗漸染。信用之日深矣。而古人論之。亦已詳矣。然在今日尤甚焉。我國家何負於佛。不獲勝利。日遭變故。民不聊生。而此徒佔良田。居廣廈。二時三衣。優游飽煖。吁。此國之巨蠹。民之蝨賊也。議臣惑於報應。無敢及之。嚮度牒以誨游手。其所取抑未矣。且以閩中論。佛氏之宇。極土木之工。而膏沃之地。盡爲所有。歲之所入。有至數萬斛者。聚衆無幾焉。官司或許投牒輸金而後得之。蓋彼旣以貲得。則不復顧廉恥矣。豈有安衆之心。與其貲此徒而供無益。孰若籍之以贍用。以寬民力耶。不然。姑計口授之。而取其餘。亦非小補也。

害民上

何謂冗官起貪殘之念。夫以員多闕少。無甚於今日。蓋嘗一職而三人共之。赴者方在任。代者已在塗。授者方在銓。候者復在部。固窮君子。雖十年不調。泊而自守。暨當官則益勵。中人以下。私念一萌。未免口計心算。官歸鄉閭。趣裝行朝之日促。官於異郡。待次仰給之日長。吁。責之以清白之操。勿起貪殘之念。亦難矣。何則。君子不常有。而中人以下。所在皆是。致陛下憂勞惻怛於上。而百姓憔悴愁苦於下。由源之不激。本之不正也。臣願裁減進士之科。任子之法。不得過進士之數。仍加汰擇。務得實才。俾無賢愚同滯之歎。庶幾士不失職。爲陛下牧養。此實天下之公論。若曰。失士心而招怨謗。慮之私也。

害民下

何謂募役長戕賊之姦。熙豐稽法。議者紛然。猶以免役爲便。蓋良民弗隸於官司。而獲安於田里。固仁政也。然游手應募。全家仰食。僣直之微。一身莫贖。意欲禁之勿爲。雖龔黃卓魯。不得以行其志矣。臣頃攝新與縣令。首革公人下鄉之弊。應有追呼。必寬其期。但令保正書歷諭之。約以信令。不得拘繫管押。又引公事。悉從而斷。胥吏操紙墨。立於階所。行文書而已。此輩旣無以肆其奸。則衣食莫繼。不堪驅策。惟是保正奉令益虔。由此知免役之弊。至於郡縣之不可爲。嗚呼。汙吏虐政。與之爲惡。不卹斯民。則已。欲任循良。惠愛及下。非復祖宗舊法。臣不知其可也。嘗聞昔人以琴瑟不調。喻政以藥石之良。喻忠信。憚改作。則終委靡而不振。忌切直。則受欺蔽而不悟。如臣所上時議。人莫不以難行而難聽也。陛下聖明。萬一出於宸斷。采聽而決行之。有益中興。臣死無恨。

上乞納官贖罪歸葬親書

臣聞勞苦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窮而反本人之至情也。臣母死船中。蒼黃遭捕。勞苦疾痛。可謂極矣。所以萬里倍道。自縛詣闕。大其聲而疾呼。仰惟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育羣生。伏冀聞聲垂慈。許臣納官自贖。歸掩其親。則人無憾於喪死。王道之大。實始於此。伏念臣備數支邑。謹廉勤公仁之守。奉以周旋。亦旣二年。民頗悅之。父老係路。投牒請留。區區積誠。羸有可紀。惟是風俗未淳。正以豪強爲害。懲一勸百。大快神人之憤。禍由惡積。邂逅致死。攸司究覈。別無非理。會恩原結。具聞於朝。緣臣稟賦不厚。矯揉難勝。終坐真情。取怒上笏。洗垢百端。無瑕可指。輒援前事。易臣貳令。臣母年八十。病勢危篤。因乞尋醫。尋欲將母診

病東粵。未得母報。遽聞不幸。死非其所。臣哀號隕絕。莫知稟侍。池邇扶喪。顛卽海道。怒臣者特爲已甚。劾以擅去。得旨跟勘。捕臣愈峻。君命所逮。臣心敢違。臣竊自念。譬委肉餓虎之蹊。燎羽洪鑪之上。或軍卒橫加凌辱。臣必死於道途。或官司有所觀望。臣必死於囹圄。意外羅織。何所不至。以臣一介之微。固不足卹重念。臣母家貧。早喪先臣。止攜一子。續麻鬻資。給臣爲學。雖晚年見臣獲第。然小官祿薄。未酬孝養。狼狽遐方。死於患難。奉葬無人。孤魂無依。況臣幸遇中興之主。立賢才於無方。孝治之朝。廣愛刑於四海。寧肯棄士於怒者。使得而甘心耶。又寧怒視爲人之子。而不得以爲母服耶。孰若歸命闕廷。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惻然軫念。察臣罪犯。卽無贓私。憐臣母死。尙茲暴露。免臣更赴靜江。勘所命回渙汗。恩復骨肉。願言罔極。而欲報儻。遂終喪。敢謂宜無而反收。分甘永棄。則是胸憤之慕。重於鸞鷁之樂。明矣。誓畢悽悽。期達天聽。臣又聞昔有投巫水中。而人不以爲專殺。蓋其情本於除害。有矯駕公車。而人不以爲犯法。蓋其情出於爲親。臣書生耳。知信紙上之語。莫明柱後之文。稽古典。則罪固難逃。論人情。則理或可恕。哀迷迫切。言淺不文。干冒天威。退俟斧鉞。

高東溪集卷之下

上當道遠小人書

登昨陪祀事。獲從台旆出郊。見良田沃壤。彌漫數里。皆爲茂草之區。國勳君子之懷。而與小人之喻。歎息再三。不能已已。若謂君子喻之。稼穡播種。耘耔一失其宜。則不旋踵而稿死。小人喻之。惡草不種。自生。去之復苗。況誅鋤之不及乎。此至論也。登退念古者諸侯卿大夫。皆有諍臣。輒不自揆。願畢其說。知人之難尙矣。小人無才。不足以資其奸。詢之以計。則得。委之以事。則辨。故與之有爲。似若可喜。然諂曲奸貪。用心曲折。無非己利。雖能隨時而爲俯仰。視人而改態度。而其謬戾之迹。有隙可窺。願閣下少加察焉。無使聰明爲之眩蔽。則千里赤子。庶幾得以乳其母也。不勝願幸。

上當道選幕客書

登觀漢竇憲大將軍。請以傅毅爲記室。崔駰爲主簿。班固爲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唐鄭從爲招討使。表劉崇龜趙崇爲判官。劉崇魯推官。李渥掌書記。崔澤直使。時比大原爲小朝廷。憲從何人。乃能收天下之公選。使當時議者。謂憲府有文章之盛。太原有小朝廷之稱。而況望隆本朝。具瞻所屬。言動去取。輒爲當世重輕。豈可不示之以好惡之公耶。蓋今日收拾人才。所以備異日爲國家用也。固當略去位貌。推至誠以交其肺腑。俾得以盡胷中蘊蓄。氣味投。議論合。然後鸞鳳鴻鵠。飛鳴不離其羣。倘或狃於人情。

後寒峻而先貴游。鬱公評而徇私禱。緩急不得其方。乃有乏材之歎。是猶駕鷲蹇於修途。伏騏驥於轅下。不知抱駿骨而遠逝者。不吾得也。伏望台慈。奏辟薦舉之際。略加考察。恐此曹將來爲門下之累。人或得而議及焉。則於盛德所損非細。登無僥覬之嫌。知效誠而已矣。取之棄之。信之疑之。側躬俟命。

謝賀州張守啓

伯樂去而凡馬空。敢希回盼。象罔來而元珠得。實出無心。收錄雖後於衆人。褒揚特過於常分。伏念登賦稟不厚。矯拂難勝。鐵心石腸。誓將堅守。奴顏婢膝。固所羞爲。此意太高。於時寡合。屬主張於公。是肯願望而詭隨。念以直道而事人。誠心無愧。謂居下流而訕上。俗子無知。有如皎日之明。猶畏鏢金之衆。慮莫逃於遣黜。矧有望於薦掄。淺陋曷取其該通。慧愚近類乎剛直。過情得譽。何地歸思。此蓋伏遇知府朝議。忠厚持心。清修飭己。分憂南服。得諸侯之寶三。儂美古人。有君子之道四。煌煌知燭。汪汪量波。是俾寒微。例歸陶冶。登當謹思。勉勵仰稱品題。雖拜官於公朝。未容私謁。旣待我以國士。敢負深知。

謝李察院劄

中興賴賢哲。勢有甚於救焚。多故延英髦。義莫先於推轂。俯收實用。仰副虛懷。遽及妄庸。第深慚感。伏念登數窮鼠。木仕困漁竿。遭鬼擲揄。信天拂亂。操牛刀於十室。忽羊胛之再期。善最無聞。考宜書於下。賢愚有等。人僅品於中。分甘艱險之備嘗。敢以功名而自許。念從委質。憤不戴天。區區三戶之心。碌碌百僚之底。梁子徒勞走州縣。嗟十年其猶初。蕭生不得行胷懷。雖百歲而何益。恥深未雪。計大難論。膂力要

及於方剛。股掌豈容於久玩。黃紬欲曉。起運甓之幾回。白羽何時。遂建瓴之一快。矢心勿二。報國無從。切軫贅游。尙希連茹。此蓋伏遇提刑察院。學通今古。言合忠嘉。道直時艱。行高衆忌。初頒芝檢。人云李萼安肯來。暫覩星旌。自謂下惠未可去。果蒙識察。首預薦揚。登敢不勉。思經綸。佇期奮發。取讒人而俾豺虎。大開公正之塗。挽天河以洗甲兵。旋致隆平之治。

忠辯

皇朝養士垂二百年。羯胡犯順。直搗京華。捐君父如路人。奉符璽於異姓者。皆平時崇資顯秩之人也。獨李公清卿。憤褫廢之辱。奮所不顧。引大義而叱虎狼。雖遭哮噬。而誓聲含胡。與命俱絕。想見一時精忠。裂眚衝冠。干霄貫日。凜凜在人耳目。嗚呼。古之烈丈夫也。議者謂公之死。若未足多。兩宮見虜。公實主之。蓋不得不死耳。每聞此語。輒爲拂膺不懌。思之。知出於不能死者口。而無識者從而和之。不能死者。忌人之能死以形己。無識者出入四寸。而不究忠賢之用心。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兩宮屈辱。且見褫廢。舉朝之臣宜死之。當時如何。巢孫覲亦在君側。畏懼蓄縮。不敢喘息。而徐秉哲王時雍輩。方津津然以僞命爲榮。不臣之罪。合丹厥族。噫。不議此之誅。而貶公之忠。其無公論甚矣。太史公曰。死非難。處死者難。若公者可謂能處死矣。主見虜之謀。亦忠於爲國。屬大勢已去。難以口舌爭之。不然。則草降勸進。計不出此耳。使聖人復起。按春秋而責公之備。不過曰。雖智不足以存君。不忍背君而獨存。豈容少貶也耶。作忠辨。

窮論

夫人固窮。然後可與語大事。窮則守。守則無羨乎達。達則約。約則猶窮時也。一失其達。則窮自如也。若人也。窮達莫得而加損。與之有爲。何往不濟。窮則覺。覺則必至於達。達則修。修則異窮時也。一失其達。則窮爲累也。若人也。窮達變於初終。推其所爲。何所不至。嘗聞莊生之言。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其賢。而化卑噓。盡之矣。因生之言。而知所謂顏子之賢。蓋回於孔門。退然若無能人。夫子每以王佐期之。豈非能固窮。然後可與語大事耶。攷其在陋巷也。一簞食。一瓢飲。此哲人之細事。在回若不足道。然陋巷之居。顏路猶在。回也死。路嘗請子之車以爲之椁矣。想當時不獨已能如此。往往家人皆能忘貧。此其所以爲賢。而可以爲王者之佐。今之士大夫。修身齊家。仰事俯育之間。使父母妻子。于于而樂。而不以窮爲恥。而今日之事。庶可無議。嗚呼難哉。嗚呼難哉。

象州賢樂堂記

趙使君元信守象臺。作堂於郡治西偏。標名曰賢樂。且以書來。屬僕記之。僕謂守所樂。不以一己之樂爲樂。而以千里之樂爲樂。珍食爽口樂乎樂。穀腹不充有啼飢者。是吾憂也。錦衣華躬樂乎樂。環堵之陋。茅卷風而牀溜雨。是吾憂也。胸胸高枕樂乎樂。潢池之擾。刃揮戈而旂曜日。是吾憂也。然則彼所謂樂。樂乎樂。一己之樂。而吾憂以千里之未得其樂也。惟憂千里之未得其樂。是以能使斯民化呻吟而爲謳歌。吾然後釋吾憂而與之同樂。樂民之樂。何樂如之。若夫不賢者。徒知一己之樂。而忘千里之憂。則憂將及己。是雖有此。其能樂也哉。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元信治象二年。清修飭己。惠愛及人。

人既得其樂矣。身雖處於一堂。心常存乎千里。則是恤民之深。宜享茲樂而無愧焉。紹興十五年冬。漳浦高登記。

東館廟記

祭祀有五法。施於民一也。以死勤事二也。以勞定國三也。能捍大患四也。能禦大災五也。五者有一於此。則載之祀典。匪此則爲淫祀。吾里浮山之陰。有神棲於田舍中。其神最靈。聰明神聖。正直無私。乃問諸耆老曰。此何代人也。王乃彭城人也。姓玉諱參。自於大唐之際。龍紀之初。肇興此土。保衛此土。故此土之人。瞻之如日月。望之如父母。乃僉謀立廟。崇奉香火。朔望拜謁。士農工商。競趨乞靈。冠婚架造。咸致禱焉。吉凶不爽。耕稼陶漁。皆獲利益。雨暘時若。歲歲五穀豐登。六畜蕃衍。疾疫不作。盜賊不侵。非王禦災捍患。何以臻此。自是神靈血食愈興。香火愈熾矣。至於正月上元。社衆殺牲。行酒慶王。華旦拜跪。舞蹈稱觴。禮畢散胙於庭。於是都會陳君。觀國厲聲而呼曰。廟庭狹隘。不稱王居。不容衆拜。我欲作而新之。爾衆其能從予否乎。衆皆雷聲應曰。敢不敬命。於是族金於衆。鳩工惟良。琢石爲柱。折木爲梁。鳩工聚衆。植柱架梁。中立正殿。前拜跪庭。后寢室。廟左佛廬。長廊廣廡。弘遠規模。不逾月而四五落皆成。盤盤焉。困困焉。而社稷安矣。嗟夫。陽九兵馬。雖數南征。在在淫祠。率皆悉毀。惟王之廟。巋然儼然。非神靈氣餒。何以保成。後因風蠹雨蹙。梁棟傾頽。有清源總管陳君祀。繼董廟事。灰塗屋瓦。命工雕造。王后寶相。塑飾神像。彩畫兵將。出入。聳人觀瞻。起人敬畏。如祀者是。亦有功於廟庭也。傳曰。盛德必百世祀。切惟王有庇民之大德。有護國

之豐功。十社之民。賴王以安。故子生孫。孫生子。崇奉香火。遵飭祀典。將與天地相爲終始。奚止百世祀而已哉。有陳君見舊牌。爲蟻所蝕。首尾無全。而請續記於蔡公清叟。而蔡慮其耄矣。固辭。且曰。衆卜於王。許汝續記。清叟年高才退。不能摸寫。姑且直筆。續其始末。以貽將來者云爾。時大德十年。歲次丙午。四月。太學生高登讓。

春秋桓公不書王

桓公初二年書王。三年不書王。至十年復書王。十一年不書王。至十八年復書王。說者紛然。皆於義未安。如孫胡二家。謂元年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二年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程氏亦謂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至說十年十八年。則又近鑿。考春秋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明正朔王者之所頒。非諸侯可得而自出也。於桓公書月而不書王。桓公弑隱自立。聖人之意微矣。元年書王。端本故也。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二百四十二年。無十年不書王。十年而無王。則人道滅矣。此春秋之法也。不當臆說求。

三賢守不貢獻

母后還自女真。羣國悉獻典禮。謂出羨餘。而實於常賦外。巧爲色目以斂之。時降詔褒諭。汪泉州具表謝云。按籍而催。未免陽城之拙。有金則貢。無煩毛伯之求。雖語不忘諷。然心知其非而輸之矣。南來乃得賢守。三道州田如鰲。昭州林勳。容州鄭安恭。各以郡小民貧。不忍科罰。一無所獻。嗚呼。賢矣哉。

封禪

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封。聚土也。禪。除土也。祀天地秩山川之禮也。賤儒媚附以七十二君之說。謂告太平之極治。曠世之盛典。學如退之。未免有登泰山鏤白玉之奏。嗚呼。若孫宣公爽忠矣夫。

堯不去四凶

四凶。小人之有才者也。堯固知之。然重違衆言。或舉而姑試之。或吁而姑置之。功罪未判。安得而遽去之。至舜。然後續用墮矣。罪惡彰矣。投竄之也宜矣。

史記湯祝網

天地之生物。以養斯人。先王仁政。所以使之咸若。禁其暴殄而已。網罟之利。以佃以漁。尙矣。夫網去三面。知終日而不獲一也。且從而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近類浮屠之所謂仁。非吾聖人之所謂仁。曾以湯之懋大德。而謂是區區哉。後世之君。推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其效此也耶。子長愛奇。吾所不取。

史記敍教熊羆貔貅驅虎以戰爭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一人之銳。喻獸之猛。恐阪泉之師亦如之。而史記直謂教熊羆貔貅驅虎。驅之以戰。蓋愛奇而遽及怪異。不足傳信。聖人敍書。斷自唐虞。良有以也。

戴慥字說

戴氏子從父游宦。就學桂林。因諸葛故人。求名於僕。僕謂學者誦先生之言。而力行之。言而不能行。無益也。行而或畔於其言。不可也。故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慥之爲造也。言行相顧。則內外進矣。敢故奉名曰慥。字曰子顧。所期於吾子。將聽其言。而信其行。可不謹哉。

命諸子名字

名字所以相識別。未嘗有義。自左氏載德命類命之說。後世因取義焉。如王昶命子以默沈淵深。見意於冲虛謙靜。謝莊名子以颺。肫。穉。淪。寓文於風月山水。厥趣不同。所屬亦異。痛念王室凌遲。思扶持而一振之。左右匡拂。以守鴻業。然此志未遂也。天也。我以未遂之志。命汝箕曰扶。字伯起。裘曰持。字仲安。庭曰振。字叔昌。桴曰拂。字季士。人字汝而耳聽之。汝稱名。其心推之。勉效兩全之節。毋使後人笑吾昧於知子。而遭蚊負山也。

言箴

四十無聞。一命而偃。涉世尤疏。多曠少與。區區效忠。浪費言語。盜憎主人。怨汝罵汝。

容州索告敕

昔與今取。白紙黃綾。兩手分付。恰似不曾。

郭筒銘

郭筒出蜀郭縣。卽杜詩所謂酒憶郭筒不用酤。頃得之同舍李紫芝。爲之銘云。

漆豫子之身而無恩可報。傾程子之蓋而誰與爲友。杜爾徑寸之口而警所防。一爾終始之節而孤其守。孰若與高子斟酌獻酬而陶陶於無何有也。

祖雲翼思誠齋銘

天真無營。具於有生。如水之清。如鑑之明。人僞無分。喪厥所存。如水之渾。如鑑之昏。性天物理。以此授彼。微風不起。纖塵不止。水激鑑靜。乃臻泰定。由睿作聖。與天地並。

慎獨齋銘

靖康初。高子以少故。去賢關。僦居景德僧寺。兀兀終日。咄咄書空。因揭慎獨顏坐閒。爲之銘云。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景。其寢無愧於衾。請事斯語。毋怠厥終。

李生希顏齋銘

斷斷洙泗之間。從游至於三千。回終日而如愚。夫子乃獨稱其賢。謂克己以爲仁。固他人鮮儷焉。有若無。實若虛。過不貳而怒不遷。始而若卓也。歎乎高堅前後。終而庶幾也。同乎步趨遲言。惜夫未達一閒。而天遽奪之年。惟微言與懿行。燦日星之簡編。希賢之人亦顏徒。視斯銘而勉旃。

朱黃雙硯

日月如梭。文籍如海。探討不及。朱黃敢怠。

遺諸子硯

人以田。我以硯。遺爾箕。意可見。扶持振拂各一。箕裘庭桴皆小名也。

行硯

世路難。人心異。惟石交。不相棄。

紹興甲子得鄭公介夫硯銘

我思公不可見。如見公。以斯硯。硯之堅。公之剛。我之頑。雖萬磨而莫變。

埋銘

耳曠目昏。顏凋髮禿。有兒歸葬。蟠山之麓。藏焉息焉。以坦吾腹。

附錄衣帶銘

先生與史簡云。近作深衣銘。欲書紳。幸以十六字寵賁之。如佩長者之訓也。

先王法服。以飭乃躬。惟言與行。厥戒攸同。史邦彥

可久可速。亦步亦趨。周旋中禮。仲尼之徒。恒中庸人黃州

莊首重足。前後稽如。服先王服。為君子儒。李希旦人辰州

忠信篤敬。可行蠻貊。宜哉書紳。務以稱德。董嚴人潭州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長子扶

有己之私。為己之累。克之者誰。希之者是。李恪南州人

心存九思。身加三省。靈源既通。物翳自屏。
盧大榮 容州人

才以德將。道由學致。勿驕勿畫。斯無不至。
羅述 容州人

學欲自強。德宜有力。世故糾紛。莫回所執。
李椿年 大府人 明州人

性習或偏。佩韋佩弦。務適厥中。則罔斯愆。
但南紀 黃州人

養心莫善。閉邪以存。反身而誠。入自仁門。
林倬 賀州人

為善最樂。作德日休。學問無他。放心是求。
趙善謨

服以彰德。學以美身。學務知敏。德乃日新。
蘇鑾 泉州人

業患不精。行患不成。宜取四重。宜去四輕。
李飛英 靜江人

東坡像贊

尼父兮彙削迹。千載兮藏遺履。屈伸兮固有時。媒孽兮緊誰子。忠義兮滿朝廷。文章兮照今古。此道兮倘未忘。先生兮烏乎死。

洗仁傑為祖雲翼寫真贊

洗子之丹青。祖子之儀形。高子謂縱極。洗子筆端所傳之妙。難狀祖子胸中所思之誠。

鄒正言像贊

噫宋臣奸。在古無有。元符太子。置諸左右。納君於惡。疇其匡救。公奮不顧。乃進苦口。殺母取子。立髮廢后。

欺人則可欺天則不。祖宗堯舜。陛下桀紂。社稷存亡。繫陛下手。欲謝天下。乞斬惇首。乃引御衣。願終聽受。今我來斯。實公貶所。拜公遺像。恨生公後。念此後人。厥顏胡厚。

自寫真贊

面兮鐵冷。髭兮虬卷。性兮火烈。心兮石堅。有誓兮平虜。無望兮凌煙。

又

爾頭甚方。爾口甚利。以此處世。不易不易。

方竹杖

噫。其節高兮曰高。其操堅兮曰堅。其中虛兮曰虛。其外圓兮曰圓。然則胡爲而圓。今此君能方矣。蓋其德也全。聽琴橫膝。望月倚肩。與高子兮周旋。

偕學子游都嶠

紹興十四年秋九月乙巳。高登以罪竄容州。明年春戊午。到竄所。冬十一月壬戌。游嶠。學子李彌。章廬大勳。李飛英。李端禮。羅述。蕭岩。黃宗之。男扶持從游。

甲子歲秋杪。負罪西南馳。脚屨山萬里。身墜天一涯。茅茨蔽聚落。培塿圍孤埤。何處有洞天。玄真之所棲。維南頗挺拔。隱隱浮修眉。采菊東籬下。悠然一見之。欲往覺旌搖。兀坐嗟黏鷄。彼美二三子。知我所愛奇。暇日請從我。駕言出郊圻。秣馬馮短亭。搘筇登翠微。天公喜我來。闕雨雲垂垂。坤靈喜我來。林壑迴春姿。

山禽喜我來。上下鳴嚶啾。江梅喜我來。舊藟敷南枝。高興愜幽尋。絕磴窮攀躋。嵌空豁如許。鬱葱瑣煙霏。誰遣瞿明徒。列此怪狀爲。顯憑賢主人。痛埽彌年非。我生逢百罹。不慕太廟犧。況從奪袍簡。欣若奪馬羈。投荒得勝踐。雅與性分宜。清芬追六逸。餘齡寄三危。明時甘自誓。敢哦招隱詞。暫游已難得。短晷仍易移。山脚趣回馭。樹腰轉斜暉。重來意默契。欲下思棲遲。準擬供冥拔。草木亦生輝。爽氣知多少。淒入詩人脾。暮途雙逕松。歸馬四十蹏。出沒山光裏。烏帽風披披。

思歸

忽忽已秋杪。言歸欣有期。節物想吾廬。青藜繁疏籬。流匙白雲子。醢甲黃鵝兒。對此憶羈旅。多因歌式微。喜慰倚門心。愁銷舉案眉。稚子闌簷隙。繞膝牽人衣。歸興念如許。兼程猶苦遲。明朝秋色裏。烏帽風披披。

自歎

平生無技能。素業在詩書。自許攀稷契。世期躋唐虞。憤嘗獻警言。誓不顧微軀。旋復攫龍鱗。寧憚攀虎鬚。由此隔青雲。擯斥落泥塗。一行從吏役。窘束如囚拘。索米無處所。竭來天南隅。當路眼何高。漫不分賢愚。蹙棘知徒勞。淵明奈飢驅。簿書獄訟簡。沈迷眩鉛朱。窗几羅蛛絲。簡編殘蠹魚。

留別

丈夫四方志。肯作兒女別。顧我差嵬強。羨君真秀發。道義重千鈞。利名輕一葉。壯風吐虹蜺。忠誠貫日月。插劍露肝膽。看鏡念勳業。何當拔茅茹。同在陳力列。

陳少陽贈官

憶昔靖康初。厄運會中微。嚴警弛邊備。長驅來胡兒。堂堂搗京闕。百萬呼鼓鼙。天地爲改色。日月晴晦迷。當宁猶不悟。聰明遭欺蔽。六賊人盤結。如山屹莫移。政人陳夫子。忠義根天資。撫髀惜機會。禍端良在茲。吾儕沐厚澤。顛危合扶持。不聞王蠋賢。絕脰田布衣。書成數千言。揮翰捷如飛。明朝伏闕下。儒冠翕相隨。种李奪兵權。憤痛社稷危。抱書甫詣闕。慟哭聲猶悲。天意難遽回。人心那忍離。時雍恣兇暴。縱兵欲屠之。馬前森利刃。此時命垂絲。腰領兩不顧。相視情怡怡。虎口僅獲脫。好爵安能糜。俄起故鄉情。各歸天一涯。壯哉歐陽生。舍生誠所宜。聖主圖興復。忠誠蒙殊夷。宸心頃自責。疏爵錄其遺。君乎死不亡。泉壤增光輝。魂氣鍾慶雲。體魂蒸靈芝。言言英烈在。昭昭星斗垂。蘭死則畱芳。豹死則畱皮。男兒儻得死。一死其如飴。君死逾生榮。我生歎奚爲。九原如可作。微君誰與歸。

還山招陳希韓

乾坤莽回互。日月相盪摩。百年纔瞬息。萬類總么麼。是身非我有。造物如吾何。觸事會心少。幽棲興發多。眷言意所適。樂此山之阿。修篁擢新幹。老木榮舊柯。谷聲傳地籟。松韻答天和。獨石介而安。寒泉澹無波。園蔬掇纖嫩。名果仍駢羅。紅躑著雨花。碧卷受風荷。隨意坐莓苔。絺衣掛薜蘿。得酒卽酩酊。作詩共吟哦。嘯長情浩蕩。舞短影婆娑。妻孥鹿門趣。黃綺商山歌。崎嶇路殊遙。迢遞誰見過。交親憶同調。出處矢靡他。每憐傷弓鳥。因感赴燭蛾。無心更懷鉛。試藝趁投戈。自覺此身浮。相看雙鬢皤。人事何時休。歸來勿蹉跎。

冒寒行風雨有感

號風撼枯枿。凍雨凝路塵。乾坤祕日月。八荒同一雲。遙知沙漠寒。黯淡愁殺人。天涯望不極。流泪沾衣巾。

杜門

故人方謝客。爲問意如何。午枕清風足。夜窗明月多。曷招惟酒聖。難遣是詩魔。一榻君家事。何妨我獨過。

夢游故山

風際瞥披鶴。雲根杖策鳩。幽棲知好在。歸夢故難留。山放數峰出。泉分一派流。把茅何日辨。縛屋護松楸。

七夕

天道杳難憑。人言吁不經。佳期傳七夕。歡事污雙星。女駭占蛛巧。兒癡話鵲靈。吾詩非好詆。聊與訂頑冥。

送元太

但得身長健。何妨鬢已華。胸中翻錦繡。筆下走龍蛇。作掾只三語。讀書空五車。卷懷已良計。去去臥煙霞。

辭餽金

頃罷官臨慶。士民匄留不果。乃相與持金贈行。勤勤之意。既不可卻。復不當受。因請買書郡庠。以遺學者。作詩謝之。

劉君政成俄及瓜。閩境歡謠騰載道。民不見吏犬無聲。特以百錢勤父老。嗟我官卑志未伸。於人何德人稱好。騰牒當途願乞留。餽贖交馳雜金寶。天涯百指攜空囊。號寒啼飢日相惱。可取無取未傷廉。每念曷

污惟皓皓不如買書惠泮宮。聊助賢侯採芹藻。別後青衿倘見思。窓前黃卷宜探討。

五夜道中

黃茅時節瘴烟濃。人在山中第幾重。梁竦負才徒慷慨。稽康賦性本疏慵。此生自斷天休問。吾道當年世不容。會脫幘巾還舊隱。鹿門妻子慣相從。

九日

塞雁南飛度戍樓。一聲天地有餘秋。家連滄海難窮目。人在荒烟欲盡頭。莫效涓埃裨國計。況無毛髮爲身謀。所須菽水能多少。蹤迹飄然不繫舟。

除日憶扶持振拂

夢中雛鳳儼相將。歲晏安知各一方。老態漸催吾髮短。歸來應怪汝身長。故山渺渺難窮目。暮雨瀟瀟易斷腸。遙想綴行爲母壽。幾丸清淚落椒觴。

小源欲歸

潮頰香醪暈醉翁。鞞敲歸路勒青驄。水涵萬頃曾孫稼。月逗盈衿少女風。大誤平生綠盡足。無聊中夜祇書空。擬將方守難論事。直扣天門問化工。

言懷

歸去東臬獨荷犁。山林書卷有兒持。一無可意身將老。百不如人心自知。夢寐摩挲元結頌。經從省憶少

陵詩。體膚餓盡天應錯。依舊臙然山澤姿。

水漲謝邑宰送米

心知一字不堪煮。矻矻窮年黃卷中。食粥由來未爲拙。儲瓶況乃嗟屢空。令君好賢媿韓愈。賤子受賜慚盧仝。春水從教繞舍北。癡兒不復啼門東。

乞米

臣飢欲死侏儒飽。方朔誰憐是歲星。館下諸生笑豐暖。江頭漁父諳清醒。魯公已作乞米帖。陶令旋尋儲粟瓶。親舊依然眼相向。故應特地爲吾青。

覓蠹椽

雪寒官冷。家乏薪炭。與舒丞懇令長至。劈酒槽桐孫處。可笑亦可憫也。

顧影低徊祇自憐。怕寒時聳作詩肩。全家食粥已多月。坐客無氈今幾年。君劈槽燒當止酒。我和琴爨□無絃。雪中送炭從來事。況寫羈窮覓蠹椽。

臨別示子姓

不能枉道取富貴。是致爾輩取飢寒。頻年離別情更□。兩地狼狽心何安。從人數寄安否問。使我相思懷抱寬。平生竊笑曹家兒。臨歧莫值雙闌干。

歸途歎

孫吳據將略。申甫翰王家。腐儒要底用。歸種邵陵瓜。

病中雜興

共八首

溶溶瘴霧暗朝暎。咫尺山關號鬼門。疾病年年不相貸。朱顏凋盡赤心存。
垂老飄零萬里餘。飢膚瘦盡鬢毛疏。皇恩若許歸山去。豆地雖存不解鋤。
不羨雲霄歎網羅。百年人物總相磨。死如歸耳生如寄。造物從今奈我何。
九死窮荒一病翁。曉來猶怯北窗風。誰知葵藿傾心切。待到日輪升太空。
不辭南北歎飄零。俯仰乾坤一草亭。薦墜水中從跼跼。鴻飛天外自冥冥。
長袖深藏批敕手。短筇斜倚作詩肩。有時極目眈遼漢。與在孤鴻落照邊。
病損腰圍減未休。二毛垂領颯光秋。夢中那復化爲蝶。牀下不妨聞鬪牛。
口腹相煎亦可羞。飢來欲食飽還憂。一編地下吾無用。許學留侯辟穀不。

詩餘

阮郎歸

通武仙縣。謁許寧。不遇。作此寄之。

武仙花縣謁堯仙。急招橫渡船。重門晝掩訟庭閒。虛籬羣鷓喧。金屋畔。玉闌邊。新春桃李妍。主人情重客無緣。銷魂空黯然。

多麗

人閒世。偶然攘臂來游。何須恁乾爭角抵。又成冷笑俳優。且寬心待他天命。謾鼓舌誇我人謀。李廣不侯。劉蕡未第。十年公論合誰差。往矣瓦飄無意。甌墜懶回頭。真堪笑。直鉤議論。圓柄機籌。幸斯道元無得喪。壯心豈有沈浮。好温存。困中節概。莫冷落。窮裏風流。酒滴真珠飯。抄雲子。醉飽高臥。信緣休。歸去也。幅巾談笑。卒歲且優游。循環事。亡弓須在。失馬何憂。

蕩山溪

容州病起作

黃茅時節。病惱南來客。瘦得不勝衣。試腰圍。都無一搦。乘籬與在手。種菊方黃。妝晚豔。泛新筇。誰道乾坤窄。百年役役。樂事真難得。短髮已無多。更何勞。風霜染白。兒曹齊健。扶此一翁孱。龍山帽。習池中。歸路從歌側。

行香子

瘴氣如雲。暑氣如焚。病輕時。也是十分。沈疴惱客。罪罟繫人。歎檻中猿。籠中鳥。轍中鱗。休負文章。休說經綸。得生還。已早因循。菱花照影。筇竹隨身。奈沈郎。阮郎。潘郎老。阮郎貧。

漁家傲

紹興甲子湖州考官作

名利場中空擾擾。十里南北東西道。依舊綠衫塵撲帽。空懊惱。羨他陶令歸來早。歸去來兮秋已杪。菊花又繞秋籬好。有酒一樽開口笑。雖然老。玉山猶解花前倒。

好事近 一名釣船
笛和錢別

送客過江村。況值重陽佳節。向晚西風蕭瑟。正離人愁絕。尊前相顧惜參商。引手分蕉葉。回首高陽人

散負西樓風月。

前調 和紀別

飲興正闌珊。正是揮毫時節。霜幹銀駒錦句。看壁閒三絕。西風特地颯秋聲。樓外觸殘葉。正馬翩然歸

去向征鞍敲月。

浪淘沙 一名賣花聲。○王宰母生
日寓居道州勉其來宮川

碧月挂秋宵。丹桂香飄。廣寒宮殿路迢迢。試問嫦娥緣底事。欲下層霄。蘭玉自垂髫。拜命當朝。神仙會

裏且逍遙。分取壺中閒日月。來伴王喬。

好事近 黃義卿畫
帶霜竹

瀟灑帶霜枝。獨向歲寒時節。觸目千林憔悴。更幽姿清絕。多才應賦得天真。落筆驚風葉。從此綠窗深

處。有一梢秋月。

西江月 一名白
藕香

渺渺西江流水。翩翩北客征帆。清秋月影浸人寒。雲淨碧天激淡。飄泊道途寒落。疏慵鬢髮鬢鬢。從來

涉世戒三緘。只好隨時飲啖。

南歌子一名南柯子

菊撚黃金嫩。杯傾琥珀濃。良辰何處寄萍蹤。短艇飄搖。一葉浪花中。鳳闕游娃館。幽披賞梵宮。當年樂事總成空。目斷天邊。想像意何窮。

好事近

富貴本無心。何事故鄉輕別。空惹猿驚鶴怨。誤松蘿風月。囊錐剛強出頭來。不道甚時節。欲命巾車歸去。恐豺狼當轍。

...

...

...

...

...

...

...

...

...

...

...

...

...

...

...

附錄

奏乞褒錄高東溪忠義狀

宋 熹

臣猥以微賤備員偏州。仰體聖明收錄褒獎之意。思竭駑鈍。仰報萬分。故於聽訟決獄之際。不敢不盡其忠。今幸踰年。目前人戶些少。曲直盡得其精。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而其狂直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爲者。則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慈。特垂聽察。臣伏見本州漳浦人故迪功郎高登。資稟忠義。氣節孤高。少游太學。值靖康之禍。與陳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至紹興開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降爲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爲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後爲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開之可畏。策閩浙水滄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爲陰附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沒之後。諸以口語爲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巨細存亡。無不甄錄。而登以遠人下士。獨無爲言之者。至乾道閒。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弗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終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構爽凜然。必不以此爲悔。而在聖朝伸冤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竊恨焉。臣幸得蒙恩假守其鄉。目覩茲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上聞。則

雖萬被誅戮。不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御極以來。虛心克己。容納盡言。如登之忠直。宜在矜獎。欲望特發德音。復其官秩。略加褒錄。以慰九原。且使天下之欲爲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補。臣朱熹謹具奏以聞。

建立高東溪先生祠記

朱熹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此言。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高行潔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爲不少。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矣。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名登。字彥先。靖康中。游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召种李爲請。用事者欲兵之。不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爲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撫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潮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所由。而遂投檄以歸。檄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公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滾滾。無非忠臣孝子之言。舍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魂動神悚。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生徒益盛。屬疾作。自作埋銘。召所與游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逝。嗚呼。是可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於孔子。然其

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爲聖人之清。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廉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於世教。豈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託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公沒之後三十年。延平田君澹爲郡博士。乃始求其遺文。刻之方版。又肖公像而奉祀之。以風勵其學者。聞因郡人王君遇來求文以爲記。屬余病未爲。而田君去。今太守永嘉林侯元仲至。則又與王君更以書來。督趣不置。余惟高公孤高之節。旣如彼。而諸賢崇立之意。又如此。則余文之隱。誠不宜久以疾病爲解。強起書之。辭不達意。林侯試爲刻置祠壁。漳之學子。與凡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此者。讀之。果能有所感慨而興起乎哉。淳熙丁未秋九月甲寅新安朱熹。

高東溪先生言行錄

高先生諱登。字彥先。諱是正。漳浦人。宣和閒。爲太學生。紹興元年。正妻各。初調賀州富川簿。再調靜江府古縣令。後奪官。竄容州卒。公生十一歲而孤。讀書日誦數千言。及長。究及理義。持身勵行。旣冠。游太學。交游皆一時之彥。靖康虜犯京師。六館之士皆遁去。公曰。君在可去乎。與陳東等詣闕上書。乞斬六賊。時廷臣復建和議。割三關。奪李綱等兵權。公又與陳東再請闕上書。極諫。至時。羣不軌。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至時。羣縱兵欲殲之。公等十一人屹立不動。時方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又言相李邦彥無辜。乞復用。公於二月十六日。登聞檢院上書。不報。二十二日。三月初一日。三月二十二日。五月十一日。又上書。俱不報。紹興二年。上駐蹕臨安。公以十事報時相不行。遂於廷對盡言之。被考官林叔豹得之。書曰。非獵科莫處。

之覆考官忌其直。列作文理紕謬。與陳之茂等一十九人。授下州文學。尋有旨附第五甲。公任富川簿。憲使聞其名。檄讞昭賀廣籐潯梧獄。尋攝賀州獄事。有囚殺人甚明。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公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殺之冤。何時而銷。秩滿。士民相率餽錢五十萬。大守勸其受。公辭之。不可。遂置書藏於學。紹興八年。赴都堂審察。遂上皇帝書。及時議六篇并序。上覽之。索六議。送中書。秦檜怒其議已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公至。靜江府帥沈敏曰。何以治古縣。公條十餘事。沈曰。是古人之政。今人之詐。恐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是誠不至耳。但某不差人下鄉。亦願公不差人下邑。沈曰。謹奉教。公以廉勤公仁四字自誓。寬期限以追呼。新養宮以勸學。吏無所容其欺。風化盛行。不嚴而治。縣有豪民秦琥。習惡怙財。縣官悉爲所制。一日琥乘閒言及公事。公不從。琥宣言縣令止有一年半。汝不知古縣有秦大蟲耶。會有訟琥者。公申郡及諸司。以置於法。琥不勝其忿。以死行道之人。莫不欣悅。時胡舜陟帥靜江。謂公曰。古縣秦太師之父。舊治太師生焉。宜立祠。公曰。檜爲相無狀。祠不可立。胡拂然曰。汝欲爲好人耶。公母病甚。申乞尋醫。不待報。檜怒。奏請旨諸路提刑跟捉送靜江府勘。舜陟徑遣健卒至漳浦捕公。時太夫人已死。舟中公聞有捕命。卽殯水次。屬之家人。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以終身。上覽而憫之。送中書施行。公友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於上庠。儻一見之。終身事無憂矣。上書徒爾也。公曰。登知有君父。而不知有權臣。旣而中書奏無納官例。送大理寺下靜江府獄。公號泣而歸。檜密捕不獲。葬母畢。詣靜江府勘所。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得事白以聞。敕還家。公至廣漕司。辟攝歸善。

令其秋考試潮州。公憤權臣專恣。出題皆摭經史語。以諷。題目出直言不聞深可畏。丞相趙鼎時在潮。謂公曰。天下主文者多矣。未有如公忠誠愛君者。留話終日。郡守卽馳以達檜。檜令理寺坐以舜陟所奏。且奏云。雖屢經赦宥。然情重法輕。取特旨編管容州。自是天下以言爲諱。南省至揭公名。以爲考官戒。初。公出潮陽試院。遂歸舊隱。與學者講論。忽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至。公讀畢。卽拜謝上馬。謝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公曰。君命不敢稽遲。遂著輶而行。謝愕然。比夜巡檢領百十人復至。兵刃森列。公曰。朝廷若賜死。亦當拜敕。而後就法。謝感公忠義。爲之泣下。以死捍之。公至容州。種蔬植竹。爲終焉之計。四方士執經者數百人。公講明中庸大學之道。方教行窮微。而公薨矣。是歲紹興戊辰也。先是三月朔。公得寒熱疾。吟詩曰。瘴侵玉骨終難起。魂斷巫山永不歸。閏八月初三日。公口誦埋銘。與通守黃勳曰。耳曠目昏。顏凋髮禿。有兒歸葬。蟠山之麓。藏焉息焉。以坦吾腹。公命其子扶執筆寫帖子。榜廳事曰。奉先人遺訓。不受僧道紙薦。又命斂以深衣幅巾大帶。語出處行藏。及天下大計。凡數百言。不一及其私也。公又謂扶曰。吾死在明日申刻。至期屏去妻子。焚香端坐。正巾整襟。拱手瞪目。鬚髯開張。溘然而逝。時及申矣。有星如火。自寢堂飛出。向西冲天而去。鄰舍及左右。皆見之。驚號。聲震閭里。學生林倬。爲敘其出處。楊汝南陳景肅皆師之。澹庵胡銓爲作忠辨。今佚。晦庵文公守漳日。爲祠堂記。紹熙辛亥。復請於朝廷。褒錄忠義。

